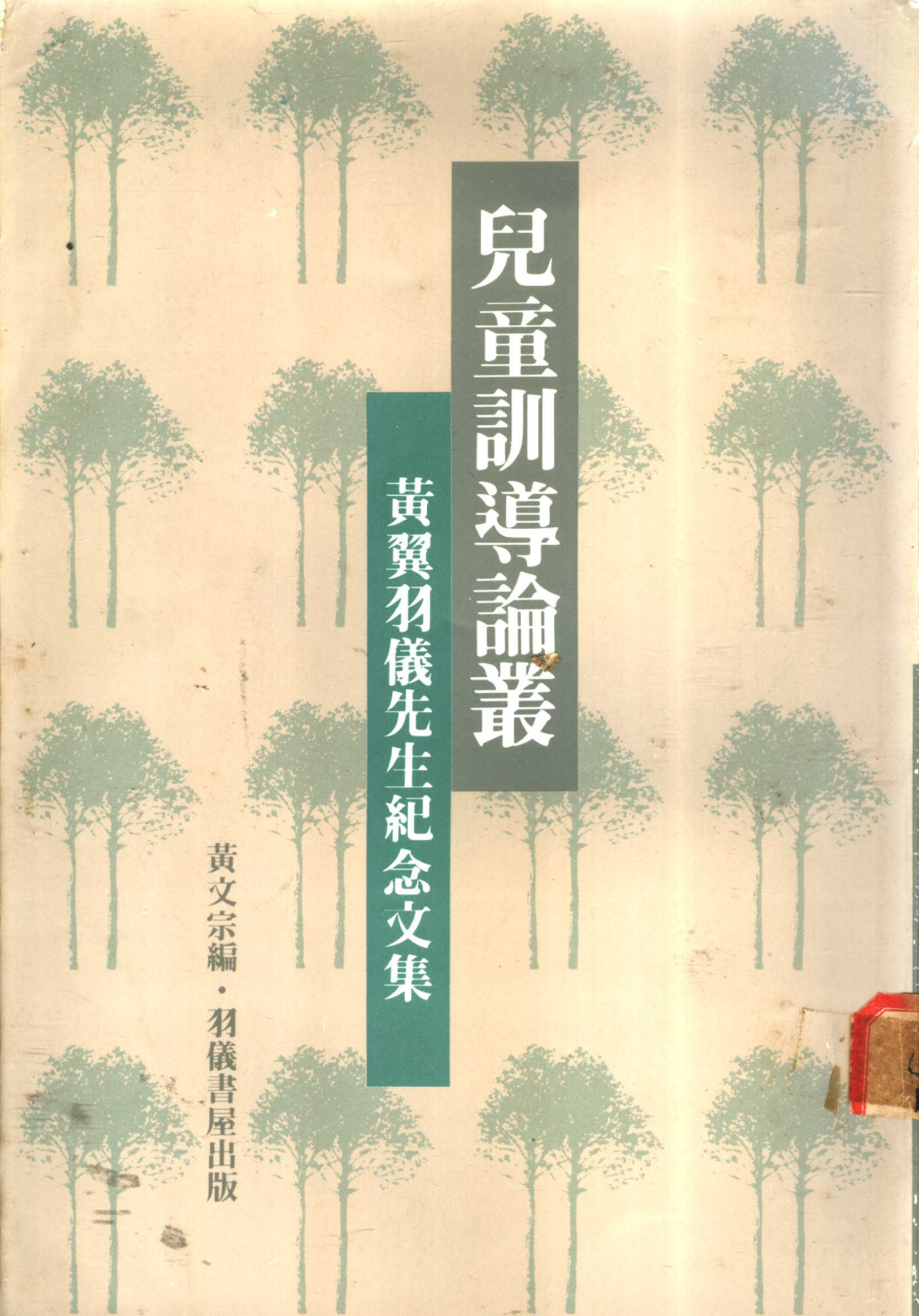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兒童訓導論叢

黃翼羽儀先生紀念文集

黃文宗編・羽儀書屋出版

# 兒童訓導論叢

黃翼羽儀先生紀念文集

黃文宗編・羽儀書屋出版

書名・兒童訓導論叢——

黃翼羽儀先生紀念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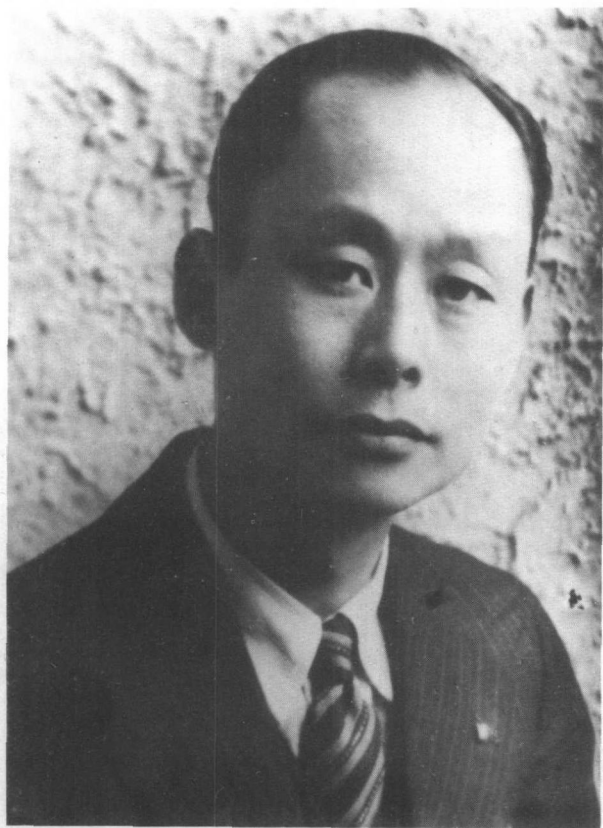
編者・黃文宗

出版・羽儀書屋

印刷・中華商務聯合印刷(香港)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

版次・1984年10月



黃羽儀先生影像

## 序

今年（一九八四年）是四哥黃翼逝世四十周年，四嫂曾數次來信，約我們弟妹各寫一篇文章，以茲紀念。經過數次書信往還，我們決定出一小冊。七弟問我可否花些時，處理在港出版事宜，並說費用他可盡力支持。

他們公推我做編輯和接洽出版後，四嫂曾陸續寄來四哥的部份中英文著作，披閱後，覺得已往許多留學回國任教人文科學的教授，都是將他們留學所學，整部搬回做為教材。因為背景不同，情形差異，不免使人有張冠李戴，不倫不類，如墮五里霧中之感。而四哥這些材料，却顯示他是少數利用能適應本國需要的鄉土材料者。

他研究兒童心理，注重兒童心理衛生，以為兒童時期，是心理衛生的黃金時代，如果能在這個時期，積極培養兒童完美、健全的性格，比在將來用消極應付懲罰的方法，作為訓導，必定事半功倍。

他覽於國內學校，除了給學生智識之外，對於訓育，不大注意。他曾發過問卷給杭

州市小學校及幼稚園的級任教員，希望調查學校最常發生的訓育事件，和教員對於這些事件的態度，及應付的方法。發出問卷七百多份，可惜只收回二十六份，使他沒法作出一個質量兼全，有統計意義的結論。不過在質的方面，倒供給他一點兒具體的印象。

平常一般兒童訓導，只以減少成人麻煩爲方針，都以道德觀點來評估兒童的過失，用法律眼光來決定處理方法，鮮有注重心理的原因或顧及兒童本身之後果的。

因爲這樣有些人在兒童訓導上，以爲一切獎賞與懲罰，皆利少害多，應該一概廢除。四哥以爲這話乍聽似乎有些偏激，不過覺得一般家庭與學校，常用的懲獎弊害叢多，却是事實。他不敢希望學校廢止一切懲獎，但希望能深切地認識種種可能的弊害，可以在選擇懲獎方法，及實施時避害取益。他相信教育家的任務，是在扶助兒童各方面的發展，使個人的社會價值，能夠達到最高的程度。訓育的目標，不是以制裁爲最後的目的，而是要積極地、建設地指導兒童性格方面的變遷，使之達到最健全，良好之境。

四哥以爲認清訓育根本的目標非常重要。在對付過失行爲時，要先了解其所以然，才有法對症下藥。他曾提出一些達到開明訓導目標應有的設施，以爲幼兒的教育，不在

於讀書識字，學習手工音樂，最重要的是要顧及兒童身體和心理的健康。心理健康是有良好完美的習慣，中和的性情，對於遊戲和其他經驗，有常態的興趣，有順遂適應環境的態度。

沒有一個兒童是盡善盡美的。不好的狀況，大概每個兒童多少都曾經有過幾樣。如果應付適宜，長大後大都會好起來的；如果應付不得當，不但不好，而且越加嚴重，影響一生。心理衛生就是要預防這種不幸的影響，養成健康完善的性格。實施方法是要根據學理的指示，從小兒落地時，就開始施行適當的訓練，使一切毛病根本不發生，如果發生，就馬上施行適當的矯正，越早開始矯正，則越省力而有效。

四哥因為有此信念，所以在浙江大學，創設學童訓導課程，講教其原理及方法，並開辦一個幼兒培育院，以便利同學之觀察與實驗，並希望「對於兒童心理健康有一點切實的貢獻。除了平日訓導，努力以心理衛生的原則為依歸之外，還希望對於已經有一點不良好習慣的兒童，施以個別的矯正。」

前浙江大學教授沈有乾先生，在他的紀念文裏，曾經提到他曾慫恿四哥，著一完善

的兒童訓導手冊，以爲家長與教師之南針，可惜書未完而四哥已經病逝。這本手冊雖然還未完成，不過有志之士，可以將它作爲參考，繼續努力研究，這是我們將它印在紀念冊裏的原意。

商務印書館同意將這書版權，歸回黃翼家屬，並負責印刷紀念冊，我們萬分感激，在此特申我們的謝忱。

紀念冊裏，除了《兒童訓導論叢》外，附有羽儀像片，簡略及他的中英文著作書目（可惜不齊全）和他所編的滿江紅七弦琴譜。

沈有乾，鄭曉滄，貝時璋，王淦昌，劉靜和，朱壬葆，潘鳳韶，楊雪清，姚芳英，胡繩系，朱寶璠諸位先生（人名排列以寄來紀念文先後爲次序）先後寄來紀念文章，以光篇幅，特此明謝。

此外尚有四嫂和她的兒女，七弟，潛姪和我的紀念文章，親友懷念哀悼之情，在這些紀念文章裏，可見一般。



# 目錄

序.....一

紀念文集.....一

懷念翼兄.....一

黃羽儀教授翼哀詩.....三

紀念黃翼先生逝世四十周年.....四

水龍吟 並序.....八

紀念黃翼先生逝世四十周年.....一〇

緬懷業師黃翼教授.....一四

回憶與哀思.....一八

憶黃羽儀老師.....二二

業師黃羽儀教授逝世四十周年祭.....二六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|
| 回憶黃羽儀老師·····    | 朱寶璠  | 三〇 |
| 懷念羽儀逝世四十周年····· | 黃林漣  | 三三 |
| 憶慈父·····        | 黃寧而  | 四一 |
| 憶爸爸·····        | 黃浚而  | 四五 |
| 我的四哥——黃翼·····   | 黃琢齊  | 五二 |
| 悼念四叔黃翼羽儀公·····  | 黃潛墨谷 | 五八 |
| 憶四哥黃翼·····      | 黃文宗  | 六三 |
| 兒童訓導論叢·····     |      | 一  |

## 懷念翼兄

翼兄與我在北京清華學校同學，畢業後又在美國加州士丹佛大學同學，返國後又在杭州國立浙江大學同事。抗戰期間，浙大西遷，我因病未能同往，別後未再晤，轉瞬已四十餘年。

翼兄與我同習心理學，當時各學派辯論甚為熱鬧。翼兄得耶魯大學博士，而其論文研究，則在施密司女學院，從客座教授高夫加完成。高氏為德國形象（或作完形）心理學三大祖師之一。翼兄得該派學說之精華，但從未自炫為其嫡系，亦不歧視其他學派。我最喜引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吳耳華司回答批評者之妙語。吳氏立論公平，批評者譏為騎牆派，吳氏則謂牆上清涼，可高瞻遠矚，觀察四面八方，俱無阻礙。翼兄甚為欣賞。

在杭州時，翼兄與我每日會晤，行內行外，無所不談，十九異途同歸。我在浙大第一學期尚係單身。翼兄則已於出國前結婚，却非父母之命。蓋翼兄於清華畢業後，入東南大學進修一年，始行出國，出國時連嫂已生一女，名甯而。返國後伉儷益篤，但每次

登山或遊湖，十九偕同我與吾妻湄雲同行。翼兄曾發現棋盤山之風景，比南北高峯近而易登，同時並見西湖與錢塘江，可稱湖外有江，爲西湖十景加一。

翼兄鑒於生活習慣養成於極幼年齡，而研究兒童心理學尤須隨時觀察幼童行爲，因創立培育院於浙大教育系，招收幼稚園前之兒童，開國內風氣之先。浙大西遷後設備不免簡陋，而翼兄仍於授課外多所研究。其研究報告傳聞曾被某機關歧視，不予接受，然卒用英文發表於美國期刊。

翼兄與我之相得，在無所不談。事無巨細，悉憑是非曲直，加以評論，不顧權勢利害，亦不顧世故人情。一九三七年一別，竟不能再有此種談話機會。翼兄在貴州遵義得病，病時未有所聞，所聞已是逝世消息。

前浙江大學教授 沈有乾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

## 黃羽儀教授翼哀詩

人生有修短，所惜是英賢。博學兼明辨，長辭值盛年。龍場竟瘞旅，翼宇欲呼天。不盡悠悠恨，名山志業捐。

南海一才子，西湖雙壁人。觀潮銀月裏，望旭赭雲層。瀕洞頻遷日，模糊迭送春。鉤釵看爾罄，薇蕨保吾真。

秋霖零不已，那更聽秋聲！赴電一函至，淒然千古情。山陽念舊切，叔度見神清。草草華年逝，寧知了此生。

行行重行行，風動撼銘旌。悲樂沉湘水，哀歌繞鰲城。齊心同引紼，散淚欲沾襟。一道如龍去，千人痛惜情。

杭州大學副校長 鄭宗海 曉滄 一九四四年十月

## 紀念黃翼先生逝世四十周年

我國著名的心理學家黃翼先生逝世已經四十周年了，憶在浙江大學和他相處的日子，往事歷歷，不堪回首。

黃翼字羽儀，福建廈門人。出身清華大學，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學，先後在斯丹福大學，耶魯大學，專攻心理學，獲哲學博士學位。在美國研讀期間，已有所建樹；對完形派心理學家考夫卡（Koffka）完形心理學中之兒童解釋異象，多所闡發；對心理學家皮亞杰（Piaget）關於兒童物理因果思想說，有所訂正。又肆力於兒童心理學之研究，成為當時美國兒童心理學權威格塞爾（Gesell）教授之入室弟子。

一九三〇年羽儀先生和我同時受浙江大學校長邵裴子禮聘，我們係浙大最年輕之教授。時浙大尚在草創，筭路伊始，我們與前輩學者，齊心協力，經之營之，浙大聲望日高，成為崛起在東南之一所高等學校。

羽儀先生在浙大授課認真負責，善於啟發學生獨立思考，教學成績卓著。尤其難能

可貴的是羽儀先生堅持教學與科研並重的方針。他在教育系創建培育院，以衛生心理之原理，對學齡前兒童實施訓導，取得結果，著書立說，他在兒童心理研究上的貢獻，為中外學者所公認。

一九三七年，竺可楨先生來長浙大，竺校長之教育思想是主張德、智、體、美全面發展。他認為大學必須具備多科，大學必須發展研究。竺校長對羽儀先生在教學之餘，孜孜不倦地進行科學研究，取得輝煌成果，備加讚譽，和他的教育思想默契，二人很快成為莫逆之交。

羽儀先生博學多識，對心理學與生物學、物理學之關係，時加探索，頗有收穫。這是我與羽儀先生成為知交的主要原因，我們時常在一起探討學術問題。

羽儀先生為人耿公嚴正，明辨是非，他屢次被推選為參加校務會議之教授代表，在會議上往往秉公論事，以理服人。浙江大學校務之改革，優良學風之形成，羽儀先生起了積極作用。竺校長屢屢稱道，認為是不可多得之英才。

抗日軍興，戰火波及江浙。有謂杭州可守，不必遷徙。羽儀先生建議遷建德，杭州

果不守，其後間關千里，流離播遷，奔宜山，終於在遵義建校。在後方，浙大分建在遵義與湄潭，我與羽儀先生，異地而居，不能如在杭州時，朝夕相處，討論學術問題。

在遵義，工作條件極困難的情況下，羽儀先生利用簡陋之儀器和實驗室，繼續探索有關心理學問題，時後方無心理學科的雜誌可發表，不得已以英文撰寫，寄往美國心理雜誌發表，達七篇之多。

羽儀先生才華橫溢，然虛懷若谷，不謀名位，作為教授代表，在校務會議上，聲望極高，竺校長曾不止一再發聘書請其出任教育系主任，羽儀先生均婉言辭謝，自謂已矢志為開拓心理學研究領域奮鬥終生，至於校務改革，教育發展諸事，作為教授代表，當竭盡心力而為之。當時浙大師生，均仰慕其高風亮節。

我與羽儀先生同年入浙大，意氣相投。我婚後，兩家進而為家庭交誼。我的長女貝濂，在教育系之培育院，受到良好之教育，她之所以能身心健康成長，今日成為醫生，為人民服務，與她兒童時期所受之良好教育有很大的影響。

羽儀先生的愛國主義思想，亦令人欽敬。他當年在耶魯大學，畢業考試，成績優



良，耶魯大學欲聘爲教師。他爲振興中華，發展祖國的心理學科，毅然返國。一九三七年，耶魯大學再度來函延聘，時羽儀先生爲進一步了解國際心理學研究情況，有意再度出國。不料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，他決然毅然拒聘，願仍留浙大，與祖國共命運，爲抗日盡匹夫之責。在大後方看到國民黨政府之腐敗，既不能振奮軍心，又不能安定民生，憤慨萬分。正如費鞏先生祭羽儀先生文中所云：「憂時之淚，憤者之心。含容隱忍，病根實種，賣文爲活，典質渡日。」

羽儀先生竟以四十一歲之壯年，一病不起，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，與世長辭，當時我遠在湄潭，臨終未及訣別；安葬之日，又未能撫棺一慟，遺恨終古。所幸，解放後，吾兩家同住京中，數十年親密往來如一家人。羽儀先生臨終曾託孤於竺可楨校長、費鞏、鄭曉滄諸教授和我。現長女寧而畢業於浙江大學，次女浚而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，幼子章愷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，均學有專長，繼先父遺志，爲祖國建設服務，堪以告慰羽儀先生在天之靈。當羽儀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際，謹述如上，以表哀思。

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貝時璋 一九八四年五月